

流光飞舞

黄剑丰 著



华艺出版社

流 光 飞 舞

黄剑丰 著



华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光飞舞/黄剑丰 著.-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142-935-4

III. 流… II. 黄…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716-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872 号

流光飞舞

作者: 黄剑丰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印 刷: 北京普瑞得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X1230 1/32

字 数: 183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7-80142-935-4/I · 305

定 价: 24.8 元

目 录

序 潮声起处是故乡 肖涛生

故园情怀

土山与古寺	(6)
湮灭在潮州戏曲中的童养媳	(9)
寻找潮州	(16)
山乡旧事	(19)
此心安处是故乡	(24)
锣鼓声处，是我故乡	(27)
潮汕工夫茶话	(31)
潮汕人无脸输死	(33)
志同道合“结兄弟”	(34)
从数字看潮汕人的感情	(36)
猫笼床	(38)
这里黎明静悄悄	(40)
云山珠水荡潮声	(43)
“不悔，我的文学生涯！”	(50)

我心深处

蓦然回首，梦在灯火阑珊处	(58)
谁偷了我的钱包	(61)
白玉观音	(66)
2002年4月	(69)
一个人的麦当劳	(71)
飘洋过海一份缘	(73)
夜雨潇湘	(77)
每一颗都是桂绿	(80)

最浪漫的事	(83)
人比烟花灿烂	(84)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86)
情话《射雕英雄传》	(89)
旧衣情怀	(92)
银纸灰	(94)
不知不觉奏起了《柳青娘》	(96)
苍凉的爱情	(98)
蒙古情结	(101)
生离死别总是戏	(103)
万种滋味上心头，尽在发辨一甩中	(105)
一个人的漫步	(108)
去尽虚名见性真	(110)
擦净心灵的灰尘	(112)
反思《龙井渡头》	(114)
南流江边绿珠魂	(116)
惬意阳朔——那悠然的时光	(118)

流年似水

外公的长竹椅	(125)
老屋纪事	(128)
潮剧情缘	(132)
正是一年柑桔红	(135)
那一声叫喊	(138)
烟事	(139)
玫瑰清香	(142)
打针	(144)
纸	(146)
放鸭	(149)
老坟	(151)

上墟	(153)
投点	(155)
出花园：吾家有儿初长成	(157)
十五岁这个槛	(159)

残章断简

星空下的呓语	(162)
潮汕夜话	(170)

都市物语

买花	(197)
只愿一生爱一人	(199)
温馨的寒夜	(202)
爱的追悔	(203)
让我拥抱你入梦	(206)
余情未了	(215)

后记

潮声起处是故乡

——序黄剑丰文集《流光飞舞》

肖涛生

面朝浩瀚无垠的南海碧波，耳听壮阔起伏的阵阵潮声，4000 平方公里的平原大地，群山连绵、稻谷飘香，江流横贯、渔歌悠扬，这一片得天独厚的生息沃土，更容聚了远溯中原的千年古风与美德，自古以来文蒸霞蔚、英杰辈出。这里的人民以豪爽勤奋、团结拼搏、重情侠义的群体性人文特征名扬四海、为人敬服。这块土地还有着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方言、独特的民俗，这里是潮剧的故乡，是英歌舞的故乡，是工夫茶的故乡，同时也是哺育我及本书作者黄剑丰成长的故乡，这块土地，这块令我们深深眷恋着的土地，她的名字叫做——汕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自然，汕头大地的山山水水，千百年来，也渐渐涵育出了汕头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品性，这种文化特征与品性经价值观念、人际礼仪、生活习惯、民情风俗及诸如戏曲歌册等各种文艺形式的演化传承得以延续至今，而表现在汕头人身上，就是骨子里挥之不去的崇古风习，就是精明能干、勇于发奋图强的现代意识，这两种观念相辅相承并行不驳，使潮人历炼成当今世界独特而优秀的社群之一。凭此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一个地方具有独特个性的优良文化传统一旦丢失，将直接影响到它的民众素质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与推动力。所以在汕头大地上，就有这样一批人，为了抢救即将被工业浪潮所淹没的古迹、文物、建筑群落而奔走呼吁，为了保留先人的精神遗产而四处搜集、整理考证人文资料，为了汕头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不致埋没而全心投入、锐意创新，这样的人是可敬的，他们以热诚

的言行与笔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潮汕人的荣耀，还有应尽的责任！

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身边一个个潮汕文化的热心研究者、力行者已年入晚境或者已“骑鹤西去”，年轻一代潮汕人乃至学人中，已少见有如前辈那样的一种乡土文化情结了。于是那些我们曾经如此熟悉且亲切的潮乐、潮剧、英歌舞、剪纸、木雕、刺绣等等潮汕艺术，在今天年轻一代的生活中，已渐渐被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眩晕声色所取代。这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也是潮汕文化面临的一种严峻考验。所以，当我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并细细品读完黄剑丰的文集《流光飞舞》后，先是感到一股亲切和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因为我欣喜地看到，书中所记场景、所述事物大体与潮汕相关，让我仿如被引领着亲见了旧时那些熟识的人与事，放鸭、上墟、投点、听潮剧或者潮州大锣鼓、喝工夫茶、出花园、烧银纸、游潮汕古寺，这些潮味十足的意象让我浮想联翩、字字生情；而全书中所闪耀出的脉脉纯情，更是让我感动且思索，这种纯情，包括对故乡纯净无瑕的感恩与缅怀，也包括作者对待人与人情感上的纯真与憧憬。文如其人，正如我印象中的黄剑丰，其文字也是那样的质地纯净、朴实热情而又充满朝气。此书读后之所以还引我思索，不仅仅在于这是一部七十年代末出生的潮汕青年的成长史，记印着个人情感与思想的道道足迹，更在于全书中处处散发着一个潮汕游子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寻访、皈依乃至热诚投入的真挚情怀。因为年轻的黄剑丰的文字，我对潮汕文化未来的发展，变得乐观起来了。

黄剑丰爱潮汕，爱潮汕文化并不是偶然的一时兴趣，而是自小以来的环境熏陶。如其散文《外公的长竹椅》中所述外公的教导，如《潮剧情缘》中邻家老太太经常讲潮剧等等。还有就是这些年来，黄剑丰一直是处于“在路上”的生存状态，他高中毕业后，远离家乡潮汕，奔赴湖南长沙继续深造，而后回到广州谋生，多年的辗转流徙，使黄剑丰深深怀念起家与乡的温馨和美好。人在异乡，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习俗的远距离参照，使黄剑丰对家乡，对潮汕文化的独特性与优秀成分有了更明晰、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在他任广州《神州民俗》杂志

社编辑、记者以后，因工作与爱好的契合，黄剑丰更为专注且深入地去了解和探寻潮汕民俗与艺术知识，特别是潮剧方面。还有在与潮汕诸多文史专家、文艺家的采访对话中，使他对传承潮汕文化的责任感有了更多的体认，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故土的热爱。黄剑丰再一次回归了潮汕大地，只不过这一次是纯粹的精神之旅，是一个年轻游子的文化寻根。

当然，从黄剑丰的文字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本质上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与写作者，他更愿意让自己的文字成为青春的足印、情思的载体，而无意去努力探讨一些问题、去解决历史上的一些悬疑，去努力成为一名潮学专家。他更喜欢的是，用文学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对故乡的深情和对往事的牵系，用动情的语言来鼓动更多的人认识潮汕文化、重新梳理和审视潮汕文化。在他的散文和随笔中，个人情思与民俗风情很好地交汇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叙述厚实而情味盎然。如散文《夜雨潇湘》中，对台风夜的渲染铺述，糅以潮剧情节与唱词的平静抒写，真有“空城计”那样的潇洒与淡定。

黄剑丰爱自己的故乡，但也不是一味地歌颂赞美而流于浮泛浅表。全书中，不乏对潮汕落后的传统观念与习俗的反思和警示。如在《湮灭在潮州戏曲中的童养媳》这篇凄美的文章中，描写了童养媳桂花嫂生活在潮汕乡村的落后封闭和思想观念的传统封建的双重压力之下，为追求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不得，最终被迫跳江自绝的故事。作者在全文中，不作一句评论，只是平静而客观地讲述这个真实的见闻，可文字背后作者的同情和感慨已跃然纸上，而“叛逆者”桂花嫂的形象也将深深刻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如在《潮汕人无脸输死》一文中，批判了潮汕乡村在祭祖仪式中互比排场、浪费钱财之风。如在《白玉观音》一文中，作者认为潮人多信神，还不如相信自己的心灵，多一些自信！诸如此语，书中多有言及。作为新一代的潮汕青年，黄剑丰的所思所想早已不同于前人，而更多了一份科学与理性的人文精神，因为有了思考，他对故乡的深情便不再盲目，便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在《流光飞舞》这部集子中，如果让我选一篇自己最喜爱的文章

的话，我会挑《余情未了》这篇短小说。我以为这篇文章把作者的灵思巧智、创新意图、情怀理趣均很好地突显了出来。作者用潮剧中苏六娘的爱情故事为轴线，把古代传说、网络虚拟和现实生活串联起来，在三维的空间里，演绎古、现代爱情理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纠结缠绵。小说末尾“苏六娘”和“郭继春”最终走到一起，也说明了作者对传统爱情忠贞观念的认同。这篇小说借潮汕传说人物入文，大量运用网络对话，新颖独特，令人耳目一新。这篇作品从语言到思想，也能概括作者全书中普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创作倾向，不管他是否有这样的一种审美自觉。

书中还收录了部分浪漫唯美的爱情短小说及片断式的哲理小品，这些文字短小精美，富有可读性、启示性，就不一一细说了。

黄剑丰的新著即将出版，在此，我向所有热爱潮汕的人推荐这本书，因为它生动地记存了我们共通而渐逝的记忆，向所有热爱家乡的人推荐这本书，因为它诉说了一个离乡经年的游子谆谆切切的恋情，也向所有的靓女们推荐这本书，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纯情而富有才气的帅哥，最后，我还要向作者本人郑重地推荐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黄剑丰能像珍视这本书那样永远珍视早年间那些流逝的光阴深浓的情意，这样才能留驻闪耀着生命飞舞轨迹的人性光点。正是因为这些人性光点，我才满怀热情地写下这篇冗长的文字。

肖涛生，潮阳人，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协重点梯队作者、汕头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成员、理事会成员兼作协会刊《汕头作家》编辑、汕头市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出版有个人诗集《守望》及个人随笔集《蔚蓝的火焰》。

故园情怀

土山与古寺

出了村寨向东，拐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便可看到白浪滔滔的洪阳河。洪阳河并不宽，可是在童年的记忆里却无比汹涌。河上船来帆往，汽笛声声。

父亲那时在河边的一座土山工作。他站在土山的陡壁间，执着一根十来斤重的铁钎，一顿儿往下，便可凿出一大片的红土来。每天都有许多的船只泊在河边等待装载红土。家乡河边这座土山土色殷红，粘性也好，邻近乡村的村民都来这里运载红土回去掺上石灰建房子。

我害怕这个地方。听说有时凿土的时候会凿到死人的坟墓。每逢此时，所有的凿土工人都要自觉把死人的骨头收进陶罐里，然后买来三牲祭拜。即使这样，土山还是经常要出事，有几个邻居的叔伯就因为土山崩溃被活埋在红土中。

土山一带林木丰茂，我每天都要给父亲把饭送到这个鬼气森森的地方来。尽管怕，但是我不得不来，况且我还喜欢站在洪阳河的那条石板桥上，望着江里的来往船只，听那一声长长的船笛声：“呜——”我经常两只小手放在嘴边张成喇叭状，在汽笛声中也张大嗓音，跟着幼稚地吼：“呜——”仿佛找到应和的知音似的，感觉非常满足。

运气好时，父亲偶尔会从山上采点野果给我，以示对我送饭的嘉奖。有时是桃李，有时是洋桃，有时是橄榄，有时则是山上自然成熟的香蕉……

土山上，父亲的工友很多，一个个都泥迹斑斑，光着上身，下身围着一条方格水布，每逢放工，都扑通通地跳到洪阳河里，在河里尽情地戏耍，然后看见我来便都水淋淋地从水里爬上来要抢我的盒饭。我自然抢不过他们，但通常是我的哭声打败了他们。后来我知道他们

的目的主要是逗我哭，便再也不肯哭，顶多只是扁着嘴，哭丧着脸，等到父亲出现，他们自然一哄而散，乖乖交出了盒饭。

绕过了土山，是一小片平坦的平原，散布着一个个圆形的鱼池，鱼池的四周种满了芭蕉，芭蕉都长得很茂盛，结满了肥硕的果子。一条平坦的小道沿着鱼池堤道一直蔓延到另外一座山下，小道上去，在半山坡，赫然有一寺庙！

相对于父亲工作的那座土山的阴森而言，古寺是开朗的。尽管这里也是林木茂盛，但是一点也不阴沉。在古寺的前面，有我家的几分山地。父亲在山地里种植了花生与番薯等耐旱的作物。有时父亲去土山凿土时顺便会从自家厕所里晃悠悠地挑着一担土积肥去施在山地里，因而山地里的作物虽然不怎么光顾但都长得十分可人。

古寺是我喜欢去的地方。通常在山地里劳作累了、渴了，父亲便会带我去寺里讨杯茶喝，顺便歇歇息。

寺里的师父都很和蔼，几乎每次去都有糖吃，有时候运气好还可得到师父从佛前供桌上拿下来的青苹果。也许那时看多了《西游记》，我对寺里的佛祖也都充满了敬畏之心，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很自觉地跪下礼拜。因而今天的我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在广州这个多教并存的城市，我去得最多的还是佛寺。光孝寺、六榕寺我都去过，也烧过香，这份对佛的崇敬心理多少缘于偏僻落后家乡古寺的情结。

有时候山地里的作物丰收了，父亲也会留一部分给寺里的师父，以报答日前的叨扰以及他们对我的疼爱之情。

我最喜欢且印象最深的是古寺的傍晚。残阳将坠，倦鸟归林，鸦鹊声声。而此时，古寺里面木鱼阵阵，经声呢喃。年幼的我如痴如醉地听着，尽管听不懂，却通常能够进入一个自己怎么也说不清的境界。

离开家乡之后，我为了学业和工作先后在小城的流沙，继而北上潇湘，南回广州，辗转于这一带之间，在这些喧哗的城市里居住一定的时间后，我都会回家乡，每次回家，我必去土山与古寺。

出寨门，向东，走过洪阳河大桥，那昔日的土山经过了现代生活的洗礼，有点光秃，倒也少了几分儿时的阴森。转过土山，通常不进

寺，一个人在傍晚的时分踯躅在寺外，听着木鱼经声，心灵经过一番洗礼，变得空灵。

执笔写作总需要一个空灵的环境，我后来选择了文字工作，也许跟儿时的生长环境有关吧。

土山以及土山后面的鱼池，鱼池过去山坡上的寺庙，再加上一个孩童的小身影，是记忆里的一幅永恒的图画。

湮灭在潮州戏曲中的童养媳

不知道为什么，又想起了桂花嫂了。

桂花嫂与我家同住一座“下山虎”，中间隔着一个大厅，两家的门正好相对着。按照辈分我应该叫她桂花婶的，只不过大家都叫她桂花嫂，听得熟了，我也跟着叫。

“桂花嫂！”我每次碰到都叫她。

“哎！阿弟！食饱未？”她总是呵呵笑着，年轻的脸如一朵盛开的鲜花，以致我那时心理有一个错觉，以为桂花嫂总是与微笑同在。

桂花嫂是个童养媳。小时候我不知道童养媳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知道桂花嫂是用番薯换来的，所以桂花嫂也有一个名字叫番薯嫂，不过我不喜欢叫。那年潮汕大地发生饥灾，振龙叔门口来了一老一少母女两个乞丐，振龙叔的母亲用一尿素袋的番薯把女孩给换下来。那年桂花嫂七岁，振龙叔二十二。好不容易到了桂花嫂十五岁，振龙叔的母亲按照潮汕的风俗给她举行了“出花园”的成人仪式，然后就让她和振龙叔圆房。三年后两人膝下便有了伢伢学语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了。

振龙叔长得牛高马大，身体浑圆粗壮，有点象水浒里面的黑旋风李逵，只缺两扇板斧。每天一早，振龙叔口中叼着一根香烟，风风火火地从茅坑中挑了两大桶肥料，扑哧哧地往地里赶，两只大脚丫把地皮踩得忽闪忽闪的。中午一般不回家，桂花嫂亲自把饭送到田头去，直到日落西山，夜幕笼罩山野的时候，振龙叔才挑着空担，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

桂花嫂身材娇小窈窕。她衣着朴素整洁，虽然破旧，但缝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她留着短发，用一个黑色的纤细发针别着，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少妇，而在言行举止，却又有有着一般山村妇女所没

有的气质。

桂花嫂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识字。她的父亲原是个知识分子，桂花嫂在家里就已认得几个字，后来凭这几个字与其它字的组合和揣摩，她竟然能轻而易举地代村人书写信件。这在当时的山村是非常难得的。

桂花嫂平时操持家务，一有空，她喜欢做的事是读唱歌册，隔壁有个闲间，是女人们聚集绣花的地方，偶尔她们也放下花规，几个人一起轮流唱歌册。自然，教唱的是桂花嫂。

桂花嫂还喜欢看戏。村中一旦做大戏或者是放电影，她都会早早先做完家务，把儿女哄上床，然后四处招呼同伴去看戏。我记得她常来我家招呼母亲：“二嫂，看戏去，今晚做《张春郎削发》，呵，那个小生生来真雅！”可是母亲总有做不完的事，抛不开身和她一起去。

偶尔，我也听过桂花嫂唱曲。她一个人反关在屋里，咿咿呀呀地唱。我和几个伙伴经常伏在门外偷听。有时被她发觉，假装发怒要赶我们。我们便赞：“桂花嫂，唱得真好！”她便嘻嘻轻笑，不再赶。

有一天夜里，我半夜醒来，听见隔壁桂花嫂在呜呜地哭。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第二天起身的时候却没有看到她。后来一连有几天都看不到桂花嫂，振龙叔整天沉黑着脸，两个孩子找不到妈妈也都啼哭着。振龙叔一个人又要照顾孩子，又要下地，一个大男人忙得甚是狼狈，就把孩子寄托在我家。我悄悄问妈妈：“桂花嫂哪里去了？”妈妈悄声说：“以后别提她，她跟人跑了！”

我不知道“跟人跑”是什么意思，但是看不到桂花嫂，听不到她唱歌册，心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后来听说桂花嫂是跟一个货郎跑的，那个货郎年龄与桂花嫂差不多，头发梳得溜光，经常用一辆自行车载着一只小木箱，箱里放的是花粉、木梳、胭脂、针线、毛夹等东西。一到寨门口便高声喊：“针线——毛夹——胭脂——”声音一响，各家妇女便都涌上去挑买。

不知道桂花嫂是什么时候和货郎好上的。听说有一次是中午时分，桂花嫂向货郎买了许多东西，后来见货郎错过了吃饭时间，一副饥饿

的样子，便请货郎去家里吃午饭，吃过饭后还破天荒地为货郎冲起了工夫茶，刚好被振龙叔从地里回来撞见。振龙叔一巴掌扇在桂花嫂脸上：“骚货，你来到我家这么久，我都没喝过你冲的茶，那 X 母是什么东西，你不但把他引到家里来，还冲茶给他喝……”后来货郎再没敢到桂花嫂家，但是每次桂花嫂向他买东西，都要磨蹭很久，不管买什么东西，总要试试，然后问货郎好不好看……

村里大队的干部终于帮振龙叔打听到货郎是邻近乡的，便派了几个民兵找到货郎家去，果见桂花嫂扶着花盆当门而绣。据说当时还一边绣花一边哼着戏曲，那副清闲的神态跟在家里一模一样。民兵们要请她回来，却被她执着扫把赶了出来。后来村里的老人都发怒了，认为桂花嫂败坏了乡村的名声，又多派了几个人，拿着绳子硬生生把桂花嫂捆了回来。可是桂花嫂回到家里绳子一解开便大哭大闹，滴水不喝。看到什么东西拿起就砸，砸得一片狼籍。她的孩子跑到她身边，都被她踢开。她已不要这个家，连同孩子。

村里人都说那货郎会画符，把桂花嫂的魂魄给勾走了，要不然像桂花嫂平时那么贤惠的女人怎么会转眼之间连同自己的骨肉都不要？我们也都很气愤，都大骂那个该死的货郎。

桂花嫂被抓回来的第二天夜里又逃出了家门，从此再没有回来过。村里人认定她又是跑到货郎家，派了许多人气势汹汹地涌过去，谁知这次扑了个空。桂花嫂第二次跑回去后，那货郎害怕生事不敢再要她，把她赶出来。桂花嫂被赶走，也没有回振龙叔家里，她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没有了桂花嫂，振龙叔家里一片混乱，几个孩子整天都在啼哭，几乎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骂桂花嫂：“这个骚货，狐狸精，勿家勿仔！……”许多跟桂花嫂一起唱歌册的女孩都受到家里人的警告：“千万不能学桂花那骚狐狸！！”

此后好久没有桂花嫂的消息，后来听说桂花嫂曾经在县城附近一带出现，一个人丢魂落魄，衣衫破旧，挨家挨户唱潮州歌册乞讨，振龙叔听说以后，带了几个乡亲去伏击，果然在一个村庄里看见桂花嫂，